

貧欲的代價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618596

贪欲的代价

作者：〔日〕黑岩重吾

译者：廖健言 良



01186883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食欲的代价

※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印刷：山东省高密商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数：180千字 印张：8印张

1989年3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5059-0675-5

国内统一书号：

I·442

定价：3.20元

馆藏

《贪欲的代价》内容提要

姿容秀丽的少女佐伯加津子当了公司职员不久，从初恋到再恋，先后几次婚恋的男人都是一伙穿花寻柳的狂蜂浪蝶，急促地劫走了她那清纯的处女贞操之后，毫不留情地将她抛弃，甚至连她的钱财都掠取一空，她在绝望的深渊中无可奈何，不得不沦落风尘，卖身青楼，当了应召女郎，以出卖色相维持残生。

佐伯加津子宛如一朵凋零的鲜花，但在卖笑的生涯中，她有幸风尘遇知音，逢上了对她深表同情的某公司经理宫内，得以摆脱了非人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这位多情的宫内在公司之间激烈的火并斗争中突然猝死，被淹没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大旋涡中。佐伯加津子为了弄清这位恩人的真正死因，充分利用了自己年少漂亮的女性优势，直到最后付出了生命，终于找到了杀害宫内的凶手，为宫内报了仇，伸张了正义。佐伯加津子短促的一生，恰似一朵柔弱的小花，匆匆忙忙来到了这个到处潜伏着恶魔的凶残世界上，开的匆促，谢的凄凉。

书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有关性的描写，但作者在这方面比较严肃，都是出于对人物和情节的需要才不得不着笔。

目 录

第一章 不幸的女人	1
一 不祥的造访	1
二 应召女的辛酸	5
三 风尘遇知音	10
四 红灯区巧遇	17
五 惨淡经营的公司经理	23
第二章 自杀的男人	29
一 不堪回首的往事	29
二 证词与疑窦	36
三 不能公开哭泣的吊唁	44
四 威胁与反威胁	49
五 阴兮兮的奸笑	55
第三章 悲愤的女人	62
一 令人奇怪的事	62
二 初访报社	68
三 再探花街	74
四 同是天涯沦落人	81
第四章 可疑的男人	91
一 秘密幽会	91
二 谁出卖公司机密	98
三 妻子与情人的交锋	101
四 谁是告密者	107
五 又一个怀疑对象	112
六 不讲原因的辞退	116

七	水晶桥下的闸门	120
第五章	复杂的男人	124
一	捕牡蛎的小船	124
二	风流的经营部长	131
三	怜悯女性的记者	138
四	人无完人	141
五	第一次确认罪犯	145
六	两任女秘书的会见	149
第六章	执著的女人	152
一	难以释析的女性之梦	152
二	新的突破	154
三	灵与肉的分离	158
四	常务与经理夫人的微妙关系	169
五	第二次确认犯罪	171
第七章	暴虐的男人	178
一	以肉体为钓饵	178
二	暴戾恣睢的常务	186
三	从妒嫉到坦诚	193
四	险遭第二次蹂躏	200
五	功败垂成	208
第八章	复仇的女人	219
一	可贵的热心相助	219
二	前任女秘书的来历	223
三	第三次确认犯罪	227
四	水落石出	233
五	爱与恨的升华	246

第一章 不幸的女人

一 不祥的造访

佐伯加津子住的公寓座落在大阪南郊上之芝的高丘地带，原先是专门为驻日美军修建的情人旅馆，后来才改造成现在这种供出租的公寓。所以，整幢大楼的建筑虽然显得略为陈旧，但房间的面积还是比较宽敞的，尤其对一个独身女人来讲，住着还是很合适的。

室内有供热水的洗澡间，卧床也是弹性极好的沙发床。这一切都与半年前曾是应召女郎的加津子的奢华身份颇为相称。打开通向阳台的玻璃门，楼下的堺街和浜寺公园的松树林尽收眼底，再举首远眺，则是大阪海湾。

夜幕虽已降临，但四周燃起的万家灯火，却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极目望去，煞是美丽动人。

站在阳台上的加津子，上身穿着一件桃红色的毛线衣，下身是潇洒笔挺的西服裤。她满脸忧郁地伫立在阳台上，似乎无心观赏这眼前的都市夜景，这都是因为刚才与北野见面的缘故。

北野是加津子以前当应召女郎时的老板。北野主持的天主堂俱乐部，是以为男人提供应召女郎做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组织。加津子就曾是天主堂俱乐部所属的应召女郎。

北野年约五十来岁，个子很矮，满脸皱纹，讲起话来低声细语，连那双小眼睛露出的目光，也给人以混浊不清的感觉。

他是专门来找加津子，要求她再次应召接客的。这一个月，他为此来找过加津子三次。

加津子曾经是天主寺俱乐部挂头牌的摇钱树。她不象其他女郎一样每晚都接客，而是只接待每晚能一掷千金的嫖客。因此，她接待的对象，都是一流大公司的经理、要员。当然，也不乏富有的外国男人。

曾在梅田时装俱乐部大赛中进入十佳榜首的加津子，的确有着动人的美貌和风姿。

她身高一米六二，三围比例匀称，具有象意大利女性带有的那种线条分明的面容，略带褐色的肌肤细腻得好似烁烁生辉，那丰腴的体态，那修长舒展的玉腿，再加上雍容华贵的风度，使人凭直感绝不会想到她是一位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

难怪在她退出天主寺俱乐部以后，北野还煞费苦心地缠着她，要求她再度出山。

“你就是再跑几次找我，我也不会答应。我是下了决心洗手不干应召女郎这一行的，我不想由于别人的愿望而改变我的初衷。”

加津子斩钉截铁，一吐为快。前几次她也是这么回答北野的。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北野慢声慢气地点着头，但表情却越来越焦躁。他抽起了香烟。

北野是一位具有在外表上柔和地接纳对方的不同意见，但实际上却把对方的不同意见当成耳旁风而予以策略地扬弃的特点的男人。因此，一方面他回答加津子说“明白了”，但紧接着又再次提出了他自己的要求。

“啊，只干一次，就这一次，算是帮帮我的忙。以后我再也不找你了。这次的手是—流公司的经理，—晚上肯出一万元，连包三天。如今上那儿找这样的财神爷！请帮帮忙吧，拜托了。”

加津子被北野缠得心烦，起身打开了通向阳台的玻璃门。初春的晚风，带着楼下庭院中梅花的馨香吹了进来。

“春天来了！”

加津子感叹着。

“什么？你说什么？”

“这不是对你说的。”

加津子从上装里抽出一支剑牌香烟燃着。

她已经二十九岁，是女性最敏感的朝三十岁过渡的年龄。从退出天主寺俱乐部给宫内当秘书起，又已经半年过去了。她深深地感到，在她今后的人生途中，也许不再会有春天了，因为宫内最终并不能同她正式结婚。可是加津子也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也算不错了，她自从脱离应召女郎生活之后，恢复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她决不想再失去对人生春天的憧憬。

“啊，北野先生，我脱离天主寺俱乐部，到宫内的公司里工作，这是你亲口应允了的。当时，宫内先生还付给了你十万元，就是打算让你好好储上一笔钱。可你现在又向我提出这种要求，怎么行呢？”

北野没有回答。

加津子回过头来一看，北野已不在房间里，只见浴室的门被打开，从里面传了北野的声音。

“浴室真好，就把客人叫到这里来吧。啊，我两天没洗澡了，让我在这里洗洗吧。”

随即响起了放水的声音。

加津子关上了通向阳台的玻璃门，将疲软的身子靠在椅子上。以往也是这样，只要与北野见面，她全身就被一种不可名状的疲乏感所困扰，仿佛北野皱巴巴的身上能分泌出一种使对方疲倦松懈的毒汁。

“我不能败给他。”

加津子心里想。

“北野先生，请回吧。这是我的房间，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

“我这就走，但你得帮我这一次。”

北野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不，决不。我是宫内产业的正式职员，请你不要再说这种事。”

“哼哼，你竟说出这种忘恩负义话来！那好，我只得同宫内谈了。”

北野在加津子对面坐了下来，嘴角露出一丝奸诈的笑意。

加津子第一次对眼前这位獐头鼠目的矮个子男人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为什么非要同宫内先生讲，你不是早已得到过他为我赎身的十万元吗？！”

“不错，我是收了他十万元。可我同宫内两人之间的秘密，你也是不知道的。”

宫内产业在大阪堺筋的本町附近，是商业街一流的场所，虽然只是幢三层楼的建筑，但拥有近百名职员。在中小型的产业公司中，还是属于规模较大的一流公司。

北野讲他与宫内之间有秘密，大概是公司经理与应召女郎经纪人之间是老相识的原故吧。

加津子按捺不住自己心中的不安，冷笑了一声。

“哼，你少讲这些没用的话，我可不是好欺侮的女人。”

“是吗？真是倔强啊。”

说罢，北野走出了房门。

加津子迅速将房门关上，锁好。她觉得房间里有一股生鱼的腥臭味，赶紧把窗户打开，透透新鲜空气。

浴室里还传来“哗哗”的放水声，北野刚才扭开的热水龙头还没有关，水快溢出浴盆了。加津子脱衣进入浴室，坐进了浴盆。

她的乳房并不丰满，可正由于如此，显得坚挺而不松塌。她将整个身子慢慢地浸入平静的水中，而她那充满着动荡的过去，也却在她脑海中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那是一位二十九岁女性不堪回首的过去啊。

二 应召女的辛酸

加津子的父亲曾是海军大佐。加津子人生道路上繁花似锦的季节，随着日本战败而烟消云散了。父亲患脑溢血去逝之后，当时刚从女子学校毕业的加津子，就挑起了抚养年老

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的生活重担。

她先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她的美貌吸引了众多的男性。明明知道她家庭不佳但还是正式向她求婚的男人就有好几位，加津子最终选中了风度翩翩的公司营业部长汤川。在众多的未婚男青年中，加津子深深爱上了善于卖弄权术的汤川，是不足为怪的。

加津子从小养成了任性和好讲排场的脾气，战后家境的变化，使她深感压抑。加津子看中了上升有望的汤川营业部长，包含着她急于摆脱贫寒生活的愿望。

她同汤川的关系是从热恋开始，以被抛弃告终的。汤川最后同贸易公司领导层人物的女儿结了婚，使加津子心身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从此，在她心中刻下了不信任男人的烙印。

她二十一岁时，到了酒吧当侍女。在此期间，她看准了时装界是年轻女性出头的场所，想涉足时装界当模特儿。但要进入时装界，得有一位挥金如土的资助人才行。她瞄准了一家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当她的靠山。

一旦跨入梅田时装俱乐部的大门，加津子立即平步青云，崭露头角。以后又在某报社举办的妇女世界大赛中，获大阪赛区予选赛的第三名，更使她名噪一时。

她二十四岁时，月收入以不下二十万。她在甲阳园购置了房产，同母亲一同搬进了新居。

进入全盛时期后，加津子开始对原先的资助人，那位证券公司的董事长，逐渐不感兴趣了，反而认为他成了自己的绊脚石，更何况她心中有着不相信男人的历史烙印。她同那位董事长公开发生了磨擦。当时正逢证券股票暴跌，那位

董事长不仅自己破了产，还把加津子的房产和财物抵押得干干净净，只身逃之夭夭。

那个董事长的名子叫街田。

从此，加津子每况愈下，她这颗在时装界冉冉升起的明星，又逐渐被新星所取代。迅速坠落了下来。

二十七岁那年，她不得不重新回到酒吧工作。仅仅凭自己的美貌和风姿来追求命运机遇的年华，已经从她身上消失了。

就在此时，在道顿堀界限一带活动的暴力组织——南会的大岛，出现在加津子的面前。

悲叹于青春年华已逝，从而感到前途虚无渺茫无所适从的加津子，很快被精明强悍，浑身散发着男性荷尔蒙气息的大岛所吸引。

正是从大岛身上，加津子体验到了作为一个女人在肉体上所得到的欢悦。

大岛是南会暴力团的头目。依附于大岛的加津子，也被暴力团的成员称为大姐。

可是，象加津子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与大岛这样的男人长久维持关系的。她肉体上虽然被大岛占有、享用，但她内心里又越来越鄙视大岛的粗鲁、无知。大岛周围的粗暴气令她难以忍受。

然而，任何女人只要与大岛这样的男人发生了关系，就很难摆脱掉。加津子只能在矛盾和忧郁的心情中，无可奈何地打发时日。

一个意外的事故使加津子挣脱了与大岛相连的锁链。

有天晚上，加津子在大岛住的公寓过夜，突然，寓所遭

到南会暴力团敌对组织的袭击。

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枪声，以及大岛被对方击中后双手抓着窗棂发出来的一阵阵嚎叫，宣告了他与加津子全部关系的彻底终止。

大岛被击毙时的瞪眼吐舌的模样，使加津子不寒而栗。

加津子没有了大岛勒在她脖子上的锁链，又开始无所适从。回到酒吧去吧，她已厌倦了那些喝得醉醺醺的男人，就象讨厌大岛一样。

彷徨中，北野世一这个男人登门拜访加津子来了。

北野是经营应召女郎的经纪人，好在他与暴力组织毫无关系。因为他深知搞应召女郎这一行，与暴力组织有关系对买卖非常不利。

加津子认识北野。以前她在酒吧工作时，北野曾指名道姓地要加津子陪酒。但北野以前从未提到他干的行当。

他是从《新闻记事》上看到加津子的名子，又从加津子服务过的酒吧打听到她的住址才找上门来的。

“加津子小姐，人生在世就是要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才行，可要快快活活地过日子非得手中有钱不可，而要手中有钱就得想办法去赚大钱才成，而要赚大钱就得拿出点本钱才行。这叫有本才有利，有失才有得……”

北野象唱歌一样地说着，他的每一句话，都激起了加津子敏感的反应。

三天之后，加津子按北野留下的电话号码，给北野挂了电话。

北野主持的天主寺俱乐部并没有办事的场所，只是在他的住宅按装了电话，通过电话联系招揽嫖客，安排应召

女郎。所有与他联系的嫖客和应召女郎，都不得靠近他的住宅，应召女郎之间也不让互相照面，以免泄漏真相。因此，附近的人都不了解北野背地里所干的勾当。

这同美国应召女郎的活动规矩如出一辙。

参加天主寺俱乐部的应召女郎，只准接待经北野介绍的嫖客。

北野向嫖客收取的介绍费用特别高，但没有一位嫖客对此埋怨。因为与北野联系的都是一些既有钱，又有身份的人物，而北野招募来的应召女郎，都是那种等级的男人看得上、感兴趣，即便领着到大庭广众之中也不会让人掉价的女郎。

不少都市有名气的大小吃店。比如大阪宗右卫门街就有一所小吃店。仅仅是将肉和葱放在铁板上油烹一下，每份就要收费一千元以上，但由于名气大，因此每天都是顾客盈门，获利甚多。

北野也是追求名气，只给等级高的嫖客和象样的应召女郎介绍。

他的工作程序是：嫖客打电话找他提出要求，他立即打电话与相适应的应召女郎联系好，二十分钟后，嫖客再来电话询问结果时，北野就通知对方在某某繁华街道饮食店等候，由他领着应召女郎与嫖客会面，取得了介绍费后，再告诉对方幽会的场所。

北野收取的介绍费占嫖客付出费用的四成，也就是说与应召女郎四、六分成，议定一万元的买卖，北野得四千，应召女郎得六千。加津子估计，北野每月的收入不下三十万元。

要说加津子下海以后萌生了脱离天主寺俱乐部的念头，

还是在去年与宫内认识的秋天。

三 风尘遇知音

宫内是位四十一岁左右的皮肤黎黑、体格健壮的男人。他不仅有着公司经理那庄重的相貌，还有一种中坚职员善于对外联系的精明气质。他表情抑郁时展现出来的那种吸引人的魅力，足以使加津子在一夜之间燃烧起熊熊的情焰。

加津子那时几乎每隔些日就要同一位陌生的男人同床共枕，但使她动心的却几乎很少很少。那些腰缠万贯的大腹便便的掌握公司实权的人物，纵然他们使出浑身的解数，也点燃不了加津子的激情之火。美国的应召女郎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即不能与色欲亢奋的嫖客达到情欲的高潮。可是日本的应召女郎却恰恰相反，往往与亲密的嫖客一同达到性交的顶峰。这是因为，她们没能牢固树立商卖意识，而注重与嫖客的私人情感的原故。在这一点上，反而不如街娼以及旧赤线时代的卖春妇那样具有明显的交易观念。

而且，日本现代的应召女郎包括特别高级的应召女郎，对于自己追求金钱和官能满足的职业，并不感到有任何羞耻感。她们是一群为了使自己压抑的性欲获得解放而畸形发展的女郎。这不仅限于应召女郎。一些暗娼以及酒吧女对嫖客卖弄风流，自己也在追逐着肉欲的发泄，反而还要向嫖客索取金钱。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她们干脆都将其看成是做交易而已。

加津子居然有一种将对方也看成是出卖色相的变态心理，因为不这样想她难以适应这种应召女郎生活。

当然，嫖客中也有引起她感兴趣的那类男子，对这种男人，加津子则毫不犹豫地主动配合，使对方的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

她一接触宫内，就感到这是个能使她芳心悸动的男人。

他们在饮食店相会之后，离开北野一同前往幽会地时，她发现宫内有些拖拉着一条腿走路。

“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吗？”

宫内问加津子。

“好吧，只要明天中午十二点左右赶回大阪就行。”

加津子柔声回答。

出了道顿堀，在御堂筋叫了辆出租车。宫内告诉司机开往京都。加津子在一旁默默不语，她好似予感到这将是她美好的一个晚上。

出租车在夜色中疾驰于京阪国道上，车速指针指向了时速八十公里的地方。约四十分钟后，就到达京都四条河原田街。乘车途中宫内也很少讲话。

宫内同加津子进入到一家名叫“多姆”的酒吧后，第一次在谈吐中让加津子看清了他那雪白的牙齿。

“我常来京都游玩，一来到这里就觉得好似从沉重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在大阪就是休息都令人感到窒息。”

宫内在酒吧中对加津子讲着他独特的感受。他的酒量不小，啤酒、威士忌、白兰地、清酒，连喝了七、八杯。

刚才宫内将加津子领进这家酒吧，加津子原以为这是宫内熟悉的地方。可加津子从宫内的举止中逐渐发现宫内自己也是第一次来“多姆”酒吧。

“是这样，我每次来京都总是挑以前没到过的酒吧，而